



粮食采购队

孙景瑞著



統一書號:10020·10085

定 價: 0.71 元

糧食採購隊

孫景瑞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上海

粮 食 采 购 队

书号 10085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紹 兴 路 74 号)

字数 171,000 开本 846×115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 \frac{3}{4}$

1965 年 1 月上海新 1 版 1965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65000 册 定价 (3) 0.71 元

(原新文艺、上海文艺印 141500 册)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 1949 年春天武汉刚解放的时候，由于国民党反动統治的长期搜刮和撤退之前的破坏，使刚解放的武汉，面临着严重的粮荒。軍管会为了迅速克服粮荒，临时組織了一支粮食采购队，深入到汉水中游一带去采购粮食。当时西南半壁，还在敌人手里，新解放的地区，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，采购队在活动中，遭到一大帮政治土匪的百般阻挠与破坏，一次，运粮船遭到土匪的截击；一次，采购小組遭到土匪的伏击，被困在青峰山上。由于采购队员的英勇頑强，土匪的阴谋詭計均未得逞。最后土匪傾巢出犯，包围了采购队所在的太平集，采购队和区小队，以寡敌众，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。当时形势非常危急，幸而县大队和解放軍及时赶到，消灭了这帮土匪。于是采购队的工作，順利开展，大批的粮食源源运进了武汉。

第一章

會議結束得很遲。田文中走出軍管會大門的時候，回頭看了看壁鐘，已是深夜十二點了。

雨，自從三天前——也就是這個城市解放的那天，下到現在仍然沒有停。它彷彿經過一架什麼巨大的機器洒落下來，不大不小，不緊不慢，始終保持着勻稱的節奏。現在，正是長江流域中游一帶的黃梅雨季節，從北方乍來的人，對這種綿綿不斷的細雨，還不太習慣。田文中把出入証給哨兵看了一下，望着雨皺了皺眉頭，便走上了馬路旁的人行道。雨水沿着雨衣往下流，不一會兒，他的下半截軍褲和皮鞋便全濡濕了。

田文中一邊走，一邊注意地觀看街道。在深夜里，一切都入睡了，四周靜悄悄的。因為電力不足，路燈的光綫十分暗淡，彷彿掛着的是一个一个雞蛋黃兒。路燈很稀，——國民黨反動派從來也不會為夜行人打算的——而且，有的燈泡壞了，還沒有來得及補換，使得這一條本來很寬廣的馬路，顯得黑黝黝的。田文中忽然想起來，昨天夜里，暗藏的敵人曾向軍管會門口的衛兵打過冷槍，就是利用了這種黑暗的街道。他想到這裡，蔑視地笑了笑，就把手伸進褲袋里去。褲袋里裝着一支已被身體焐得有些溫暖的二號花口手槍。

他正急忙往前走。突然，从前边不远的地方，传来了一声痛苦的呻吟。他紧走几步，趋前看时，原来有一个人跌倒在泥水里了。他上前把他搀扶起来，借着路灯的昏黄的光线一看，这个跌倒的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儿。他那瘦弱而多皱纹的脸，下巴上的稀疏花白的胡须，沾满了雨水珠儿；破得露出肌肉的衣服，也早叫雨淋湿了，紧紧地贴在僵僵着的身上。老头儿浑身抖索着，呻吟着，仿佛风雨中的一根枯枝，十分孤单可怜。

田文中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量，才能把老头儿扶持住，不让他再倒下去。看样子，老头儿可能跌得很重，伤了什么地方，光靠他自己，是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。田文中想替老头儿雇一辆三轮车，把他送回家去，但，朝四周看了好久，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更不用说三轮车了。田文中沉思了一下，决定亲自送这位老头儿回家去。他先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，披在老头儿身上；然后，向老头儿询问了住址，说明要送他回家。老头儿用怀疑的眼光，打量了田文中一下，既没有表示拒绝，也没有十分赞同。但，老头儿觉得反正自己是不能走回家去了，便紧靠着田文中，抖抖索索地往前走去了。

他们先是沉默着，只听到老头儿那深重的而且有些困难的呼吸声。等到走了一段路以后，田文中才关切地问道：

“老大爷！天这么晚了，又下雨，怎么还出来呀？”

“唉！”老头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低声回答道：“到我闺女家借粮去了！我买了两天米，也没有买到手……”

“你借来的粮呢？”田文中问。

老头儿转脸看了看田文中，缓慢地摇了摇头，失望地回答道：

“我女婿在铁工厂作工。听说要发一点救济米；可是，今天

还没有发下来呢！我白等了一天……”

田文中不再問了，繼續扶着老头儿穿过灯光雨影往前走。但是，他的思想却象涨潮的海洋，不安靜起来了。

三天以前，田文中还是一个步兵团的副团长，帶領着部队最先冲进了汉口市。但是，就在今天早晨，領導上把他調到軍管会工作了。刚才，他参加了一个紧急會議，而且，被任命为粮食采购队队长。上級所以委派他这样一个职务，恐怕跟他过去曾长期在敌后搞群众工作，日寇投降后又在部队中搞民运工作有很大关系吧？当然，这仅是他自己的猜测，領導上并没有这样說过。

在今天的会上，物資接管部陈部长报告了汉口解放后的情况，并且詳細地談了談粮食問題。解放以前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，粮食已經十分缺乏；加上敌人在撤退前有計劃的破坏，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，使刚解放的武汉，立即面临粮食缺乏的困难。两三天来，市场上很难买到粮食，黑市粮价格逐日上涨。粮价上涨，也影响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不断飞升。为了迅速建立人民政权，安定社会秩序，必須解决粮食問題。要解决粮食問題，除了从河南省紧急調运，规定軍隊不得在当地征粮，取締粮食投机……等措施以外，最主要的關鍵，还在于我們手里能不能掌握粮食。而我們掌握粮食最有效的措施，便是組織粮食采购队，下乡采购，随购随运，投入市场。

會議用大部分時間討論了采购工作。最后，初步确定：采购队組成人員，立即从部队和軍管会各单位調集，三日后出发。采购地区是以“米麦两熟天下足”著称的汉水中游一带。采购方式是通过农村初級市场收购，并在当地县委的領導下，掌握粮食价格，不使收购影响当地的需要。

将要散会的时候，陈部长特別強調了这次采购任务的紧迫

性和艰巨性，叫他必須正視困难，而且，坚决克服它。他說：汉水中游一带是一个新区，县区政权刚刚建立，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，农村的情况十分复杂。再加上蒋介石还盘踞着大半个江南，我軍又忙于夏季攻势，潜伏下来的特务和土匪武装，最近大肆活动，也必定会給采购工作带来很大困难。因此，采购队不仅是一支购粮队，还应该是一支武装工作队。陈部长说到这里，注視着田文中笑道：“当然，帶領武工队，你并不是个外行啊！”

田文中虽然接受了党交給的这个任务，思想却一下子沒有轉变过来。部队从东北进关以后，他才从民运科科长調任副团长，实现了多年憧憬着的冲锋陷陣的愿望。他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，曾亲自率領着一个营，仅用七分钟，便突破了敌人坚固設防的陣地，为全师开辟了前进的道路。因此，他的名声，便在全軍传开了。南下后，部队解放了武汉三鎮，他站在长江边上，恨不得插翅飞过去，和百万雄师一起席卷江南。可是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现在竟要他留在后方，担負起采购粮食的任务来了。他本来想提一下意见的，但是，任务的紧迫，不容他那样做。散会后，他走出会场的时候，情緒还有点不大正常。现在，遇到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，冒着风雨出来借粮，不但粮食沒有借到，反而跌伤了。他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，觉得自己原来对采购粮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。可不是嗎？这也是一场关系着成百万市民生活的战斗啊……

“先生！到我家了！”

老头儿站在一条狹窄的小巷口，指着一所陈旧的两层楼房說。

老头儿的話，打断了田文中的思潮。他唔了一声，便扶着老头儿走入小巷，进了楼門，摸索着上了楼梯。田文中借着一盞廊

子上的路灯，仔細一看，才知这座楼房里至少居住着十户以上的人家。老头儿叫开了一家房門，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，她带着既埋怨又怜惜的口气說：

“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呀？”

老头儿只嗯了一声，沒有回答。他回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田文中。

这时，那个老妇人才看见黑影里面还站着一个人，一时鬧不清出了什么事，只小心地眯着眼睛，朝田文中不住地打量。

“老大娘，老大爷跌伤了……”

田文中的話还没說完，忽然，从屋里钻出一个人来。他急忙上前扶住老头儿，亲切地叫道：

“爸爸，我等你一天了！”

那个老头儿猛然抬起头来，仿佛遇到了什么令人惊异的事情，两只昏花的眼睛也突然变亮了，激动得一时說不上完整的話来：

“冬生……是你？……回来了……”

田文中一听老头儿叫出了“冬生”两个字，注目一看，不禁楞住了。事情竟是如此凑巧，扶住老头儿的这个人，是他的通訊員赵冬生。

原来，赵冬生并不是这个城市的人。他家住在河南省西华县賈魯河边。一九三八年，国民党扒开黄河口子，洪流把村庄冲得光光的，他們全家只好逃荒出来，流落在外面要飯。那时，赵冬生才八岁，跟着大人，用小脚走遍了豫南、皖东和鄂北一带，一直流浪了五年。后来，他們輾轉来到了汉口。他的父亲被工头招去，到鉄工厂作工，全家这才算定居下来。可是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，哪有穷人的活路呢？他們全家仍然过着吃不饱

穿不暖的苦日子。第二年，十四岁的赵冬生，不得不也到工厂里作工去了。一九四七年，工人反对内战，发动了大罢工。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二十一名工人，其中，便有他。他在监狱里住了一个月。一天，他被叫了出去，以为可以释放了，但，竟被押上汽车，送进了国民党反动军队，强迫他当了兵。三天以后，他们象货物一样，被装进了登陆艇，运到上海。他们从登陆艇爬出来，刚想见见太阳，又被押进了美国军舰，开到了东北。

当时，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。那就是人民解放军从南线到北线，都由防御转入进攻。在解放军猛烈的捶击之下，国民党开始惊慌失措，进行疯狂挣扎。赵冬生到了东北，不到一个月，就被解放过来，在连队里当战士。后来，田文中到了那个团当副团长，赵冬生也由连队调到团部给他当通讯员，一直到现在。今天赵冬生请求回家探望一下，恰好田文中刚调到军管会工作，身边没有什么事，便给了他两天假。想不到竟在这里遇到了他！田文中为这种意外弄得有点兴奋了，说道：

“赵冬生！你不是回家了吗？”

赵冬生一见是副团长，也感到十分意外，高兴而又惊奇地说：

“副团长！这就是我的家啊！你怎么找到的？”

这可叫田文中怎么回答呢？他没有一点儿要找的意思啊！他刚想解释，老头儿——赵冬生的父亲——插嘴道：

“冬生！就是这位先生把我送回来的！真是好心人啊！”

“爸爸！这位是我们的副团长！”赵冬生介绍说。

“副团长？”老头儿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：一位副团长亲自送自己这么一个穷苦老头儿回家，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活了这么大年纪，不用说没有经历过，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啊！他的

嘴唇顫動着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，只用感激的目光，凝視着田文中。

這時，趙冬生笑道：

“副團長！請屋里坐吧！”

“我不進去了，太晚啦！”田文中轉臉看了那位老头兒一眼，關心地囑咐道：“你父親跌的傷如果不好，明天回部隊請醫生來治一治。另外，你給團長寫一個報告，請求發給你家五十斤救濟糧。還有什麼困難，明天再找我談。我回去了！”

田文中說完，便轉身下了樓梯。趙冬生緊跟在後面，一直送他到小巷口。

雨仍然沒有停。不但沒有停，反而下大了。田文中走了很遠，才發覺忘記把雨帽拉到腦袋上來。微涼的雨水淋濕了他的臉，頭腦也清醒多了。他的頭腦一清醒，立刻在腦子里出現了“糧食”這兩個大字。“糧食”，我們多么急迫地需要“糧食”啊！

二

田文中惦記着採購隊組成人員的問題，雖然睡得很晚，醒得却格外早。

他先到院子里的自來水龍頭那里，澆了澆腦袋，然後，作了幾次深呼吸。天上密密層層地堆着灰色的雲。雲層很低，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撕下一團來似的。雨絲纖細，宛如霧氣一般。空氣郁悶濕潤，換上不久的軍衣，只一会儿便變得好像洗後還沒有曬乾的樣子。田文中是不習慣這種濕熱氣候的，感到胸部窒悶，總想敞開喉嚨呼嘯几声才舒暢一些。這不能怨他，因為，從大軍解放了天津以後，戰爭的形勢發展太快了。他們幾乎是人不

住脚、馬不停蹄，从北向南，浩浩蕩蕩地前进。自从奉命出发，不过半个月，就到了在这以前被认为是非常非常遙远的地方——长江边上。从北方寬曠的平原上，乍来到这个湖沼星布、江河交汇的古云梦泽低洼地带的他，身体不是馬上便能适应得来的。

田文中吃完早飯——早飯，吃的仍然是从北方带来的小米——便到軍管会去了。

虽然还下着雨，街道上，行人却多起来了。有一队学生喜气洋洋地在游行，他們打着紅旗，敲着鑼鼓，高呼着口号，庆祝武汉解放。田文中等学生队伍过去以后，刚要过馬路，一抬头，看见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：这个人身穿浅黄色土布干部服，戴着一頂麦秆編的大遮阳帽，挎着一支王八盒子，背着一个打得很整齐的背包，而且，从膝盖往下，沾滿了黃泥。田文中一看，就猜出这是一位刚刚經過长途行軍，赶来参加工作的干部。那个人见田文中注意地看着他，便显出很亲热的样子，点了点头，微笑着問道：

“同志！上軍管会怎么走？”

田文中一听这个人問話，站住了。他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：这个人看来已經不年輕了，約有四十岁上下年紀；长长的黧黑的脸庞，額上有几条好象刀刻一般的皺紋；眼皮有些浮肿，显得眼睛更細窄了；寬厚的嘴唇两端，有两个深坑，上唇生着好象鬃刷子似的短黑胡子。从这个人的面貌和举止看，是一个朴实的农民。田文中迅速地想：这个人大概是刚从农村調出来的农村干部。现在解放的城市一天比一天多，干部不够用，从老解放区的农村中，已經有成千上万个經過鍛炼的干部調出来参加城市工作了。他一边猜测着，一边回答道：

“跟我走吧！我也上軍管会去！”

那个人正被东一条西一条的馬路弄得懵头轉向，一听这話，

显然是喜出望外，用感激的眼光凝視了田文中一下，沒有再說什麼，便信任地跟着往前走了。

他俩拐过了一条街，正走成并肩的时候，田文中打破了沉默，問道：

“同志！是刚調来工作的嗎？”

“嗯！”那个人点了点头。

“从哪儿調来的？”田文中又問。

“冀南。”

“原来干什么工作？”

“仓库保管員。”

“什么仓库？”

“粮食。”

又走了一段路，田文中还想問什么，好打破这种难堪的寂寞；而且，甚至在考虑用什么話題，才能引得这个不大爱講話的仓库保管員，不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回答，而是多說几句。他思索了好久，才問道：

“怎么来的？”

“随軍。”

这个仓库保管員的回答，仍然是簡短的两个字。

田文中一看离軍管会已經很近了，只好放弃了让他多讲几句话和多知道一点关于他的情况的希望，也閉口不言了。两个人默默地走到了軍管会門口，田文中指点道：

“到了！你跟卫兵交涉一下吧！”

那位仓库保管員連謝字也沒有說，只用感激的微笑作为回答。

田文中匆匆走上了二楼，推开了一个房間的雕花的木門。

这是分配給采购队的临时办公室。他一抬头，看见在迎面的一张桌子后面，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軍人。这个房間很大，里面原有的陈設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搬光了，只剩下了一张孤零零的笨大的硬木桌子，显得空蕩蕩的。那位軍人一看有人进屋来了，便站起来，好象房間主人似的微笑着問道：

“你找誰？”

“我？”田文中一时感到惶惑了。他一边倒退着出来，一边納悶：“难道是走錯了房間嗎？到现在止，采购队还只有我一个‘光杆司令’啊！”

他在走廊上朝一排同样的房間端詳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物資接管部陈部长走过来了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，問道：

“老田！你找什么？”

“我找采购队的办公室啊！”田文中无可奈何地笑了笑。

“你就站在你的办公室門口，怎么还找呢？”

“里边有人哩！”

“哈、哈……原来你沒有問一問他是誰！”陈部长爽朗而开心地笑起来了。他走过来，推开房門，指着那位軍人介紹道：“这是孙雄飞同志，副連长。准备由他帶一个加强排給你們担任警卫的。现在，你們認識一下吧！”

田文中立刻上前跟孙雄飞握了握手，說道：

“我們真需要你担任警卫工作。刚才，吓得我从屋子里退出去了，哈、哈……”

“你們談談吧！”陈部长說完，便走出去了。

田文中目送陈部长走出去以后，才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孙雄飞。他有着寬寬的胸脯，方方的肩膀，丰滿的圓脸庞，微黑的皮肤；而且，浓眉大眼，长得穩穩實實，給人一种敦厚爽直而又精明

强干的感觉。不知为什么，田文中一见到他，就喜欢起这个青年指揮員来了。田文中坐在桌角上——因为屋子里只有一张椅子，他坚持让孙雄飞继续坐着——把这次采购粮食的任务和目前情况，向孙雄飞詳細地介紹了一下，最后說道：

“我們最迟是大后天出发。目的地是汉水中游一带……”

“汉水中游？”孙雄飞的眼睛突然一亮，打断了田文中的話。

“是啊！”田文中好奇地看了孙雄飞一眼，继续說道：“至于具体地区，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下来。我們要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跟当地党委了解情况，然后，才能决定到什么地方去。反正，原則是哪里粮食多，就往哪里去吧！你为什么觉得奇怪？”

“不！我不是觉得奇怪。”孙雄飞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解释道：“因为我的家乡在汉水中游，所以，你一提，我就……”

“想家咯！”田文中替他說了出来。

“是的。”孙雄飞輕輕地点了点头，坦率地承认道，“我已經离家八九年了。以前，还不太想；自从回到湖北，心就象长了刺……”

田文中同情地看了孙雄飞一眼，笑道：

“这太好啦！你可以既担任警卫，又当向导；有机会，还可以順便回家探望探望，这，可真应了那句俗話：放一支箭，射三只鳥啊！”

孙雄飞仿佛沉浸在对家乡的回忆里，沒有說話。

“跟家里通信嗎？”田文中关心地問道。

“沒有。”孙雄飞搖了搖頭。

“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爹爹、媽媽和一个小妹妹。”孙雄飞微笑着。

“嗯！不只你想他們，他們也想你哩！你應該馬上写一封信

嘛!”

“信，写了！”孙雄飞道：“从河南发的，可是，到现在，沒有回信！”

“八九年，变化是很大的啊！”田文中感叹地说。

他俩正在说话，忽然，有一个人推开房门，走了进来，说：

“同志！我找田队长！”

田文中举目一看，啊！这不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位仓库保管员么，他仿佛见到熟朋友似的，迎上前去，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就是田队长！仓库保管员同志，请进来吧！”

这时，那位仓库保管员一边把介绍信掏出来，一边咧开宽厚的嘴唇，笑了：

“田队长！咱俩见过面了！”

田文中看了介绍信，才知道这位仓库保管员叫秦老宝，共产党员，现在分配到采购队当队员。他高兴地说道：

“秦老宝同志！你是我们采购队第一个报到的队员！”

然后，他又把孙雄飞介绍与秦老宝相识，并且严肃地说：

“现在，我们已经有三个共产党员了！我建议，成立一个小组，马上把工作研究一下，行动起来！”

这一天，他们三个人一直忙到夜深。田文中亲自到人民银行交涉购粮款；秦老宝前往轮船公司，接洽租用运输船只；孙雄飞回部队作出发准备。

第二天，田文中以为采购队的十个队员可以配齐，但是，他等了整整一天，不见一个人前来报到。只剩一天就要出发了，而队员仍然只有秦老宝一个人，真急得坐立不安。他向陈部长办公室跑了好几遍，催问干部什么时候可以来，然而陈部长每次都胸有成竹地回答道：“再等一等！决误不了你们走！”